



雄英鋼煉

寫改火 王 著原依伏列波

社 版 出 動 芳

目 錄

一 風雪夜的巧遇.....	(3)
二 鼎鼎大名的煉鋼手回來了.....	(7)
三 辛酸的經歷.....	(10)
四 新的煉鋼廠.....	(14)
五 黨支部書記.....	(19)
六 堅強的女性.....	(22)
七 重回生產戰線.....	(26)
八 俱樂部裏的晚會.....	(30)
九 第一流的助手.....	(34)
十 決心下苦功.....	(40)
十一 家的溫暖.....	(44)

十二

經驗配合了理論

十三

偉大的成功

十四

爲共產主義乾杯

十五

好消息

(64)

(58)

(59)

(49)

一 風雪夜的巧遇

這一夜，風雪特別大，街道上靜悄悄地看不到人，雪已經堆得很厚了，狂風還是捲着大片的雪花不斷地飛舞下來。

這個市鎮，過去是很繁榮的。但是自從希特勒發動了侵略蘇聯的戰爭以後，德國強盜們的砲火，把這個市鎮裏的工廠、房屋、戲院等等，都毀滅得乾乾淨淨。在英勇的紅軍，把希特勒打垮以後，這個市鎮已經成了一塊荒涼的平地了。現在，雖然經過了二年多的建設，新的大煉鋼廠已經造了起來，並且開了工，可是許多房屋還在一步一步的砌造，戰爭留給這個市鎮的創痕，還沒有完全平復。所以在這捲着大風，下着大雪的夜裏，除了偶然在風雪怒吼聲裏，可以聽到煉鋼廠機器的隆隆聲，和看到繡紅的閃光外，整個的市鎮，非常的淒涼。

克娜加是煉鋼廠裏開運輸汽車的女司機，在這大風雪的夜裏，剛好做完了工作回家。她開了車子在雪很厚的路上慢慢前進。風雪實在太大了，車燈發出的光很暗

而且照不遠，她很小心地開着車子，手一直放在剎車上，每隔兩分鐘就歇一下喇叭。但是她忽然發現在路中間的雪堆裏站着一個人，這個人呆呆地立在那裏，似乎在想着些什麼，他好像沒有看見車子向他開過來，也沒有聽見汽車的喇叭聲，克娜加連忙板動手剎車，剎住車子，但是車輪仍舊滑了出去，把這個人撞倒了。

克娜加心裏一急，連忙從車子裏跳出來。在大風雪裏，黃色的車頭燈光下，克娜加看到被她撞倒的，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，穿的是質料很好的退伍軍官的衣服，他拎着的一只箱子，攢在一邊，箱蓋已經震開了，東西全拋了出來。克娜加慌



你怎麼樣？受了傷嗎？

忙跑上去扶起了他，很抱歉地說：「你怎麼樣？受了傷嗎？」

這個陌生人站了起來說：「我祇被撞了一交，沒有受傷。」克娜加覺得很對不起他，幫他收拾好了散在雪地裏的東西，把箱子上的雪拂掉就問他說：「你是迷了路了吧？讓我來送你好嗎？」

「好吧！」這個人點點頭，就拾起了箱子，爬進了汽車。

克娜加發動了引擎就問他說：「你要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這個人沉默了一會，歎了一口氣說：「我也不知道應該到那裏去，我是在這個市鎮裏生長大的，但是我離開了此地幾年，現在重回來，我却一點也不認識它了。我要找的地方都找不到，所以我就在風雪裏迷了路。」

克娜加對這個無家可歸的陌生人，起了一種同情心：「希特勒匪幫確實把我們這個市鎮毀壞得很厲害，但是我們已經在努力建設了，不久以後，我們的市鎮一定會比從前更漂亮的。今天風雪很大，你如果沒有地方住，可以住到我的家裏去，不過我的住處是不大好的。」

這個陌生人，好像並不在乎到什麼地方去過夜，他點點頭，並且謝了克娜加的

好意，於是克娜加就開動了貨車，在路上，因為她很怕再撞倒人，就閉口不再說話，眼睛留神地看着前面白茫茫的大雪。而這個陌生人却坐在那裏沉思，手縮在大衣袖子裏，低着頭好像在打瞌睡，一路到家，他一句話都沒有說。

二 鼎鼎大名的煉鋼手回來了

克娜加住的房子，是在炮火中殘留下來的，所以已經很破舊了。她陪陌生人走進房間，開了昏黃的電燈，幫他放好了箱子，掛好了大衣，就走到床邊上去，在床上睡着的，是她七歲的男孩斯拉發，她替孩子把被蓋蓋好，請陌生人坐了下來，就出去煮茶去了。

她端了熱茶進來的時候，陌生人正在看牆上掛着的一張大照片，這是一張四個勞動英雄在克里姆林宮前面合拍的照片。他們臉上都有幸福快樂的表情，每個人胸前都戴着獎章。另外，這四個人裏面的一個，還有一張放大的相片掛在這張合照上面。

陌生人指了這張放大的相片，用驚訝的表情問克娜加說：「這不是席里柯嗎？」克娜加奇怪得很，說：「是呀！這就是我的丈夫席里柯，他是一九四二年的秋天，在斯大林格勒犧牲的……」

陌生人回頭細細看了克娜加一會。忽然叫了起來說：「啊！你是克娜加同志！對了，一點也不錯，你老得多了，外面風雪大，裏面燈光暗，方才你又戴了皮帽子，我差不多完全不認得你了。」

克娜加這時也才仔細地認清了這個陌生人是誰，她也叫了起來說：「你是鼎鼎大名的煉鋼手卡齊莫同志！你也回來了，我們又見面了！」

陌生人興奮地說：「對了，你也不認識我了吧！我的臉上多了皺紋，也有了紫色的傷疤，這些年來的戰場生活，把我完全改變了。」

克娜加因為見到了卡齊莫，不覺心酸



你是鼎鼎大名的煉鋼手卡齊莫同志！

起來，她想到了德國強盜沒有來侵略以前所過的好日子。現在德國強盜雖然被打垮了，但是她親愛的丈夫席里柯在戰爭中爲了保衛祖國已經獻出了生命，他們在戰前所住的房子也被法西斯強盜炸平了……她的眼淚不覺流了下來。但是流淚又有什麼用呢？她勇敢地拂去眼淚，就替卡齊莫倒了一杯熱茶。

卡齊莫這時候還是在看着牆上的照片。這照片上的四個勞動英雄，就是卡齊莫、席里柯、李席辛和葛福寧。那時候，他們四個人是此地煉鋼廠裏最好的煉鋼手，尤其是卡齊莫，更是全國聞名的煉鋼英雄。他們努力勞動、積極創造、改進技術、替祖國和人民謀幸福，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快樂的。這張照片是他們到克里姆林宮見到了偉大的斯大林以後合攝的。可是現在席里柯戰死了，李席辛和葛福寧，因爲煉鋼廠撤退到遙遠的烏拉爾去，他們隨廠撤退，現在也就留在烏拉爾不回來了。卡齊莫如今回來了，但是他沒有了家，沒有了朋友：就像一個陌生人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一樣，看到了這張照片，想起了過去的事，卡齊莫當然也難過了起來。

三 辛酸的經驗

卡齊莫過去幾年中的經歷，是很辛酸的。

他是技術工人，本來不必服兵役。但在敵人逼近市鎮的時候，他和工廠裏很多其他的共產黨員一起，志願參加了軍隊。一個月以後，他就成了坦克手，在南部作戰。從初冬收到的信裏，他知道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，都跟了工廠撤退到烏拉爾去了。他妻子信上告訴他說，她在一個建築工場裏工作，孩子們都很好。要他不必掛念。但以後她突然不來信了，好幾個月都得不到一點消息，最後當他參加保衛斯大林格勒戰爭的時候，收到了組織上的通知，才知道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在烏拉爾生斑疹傷寒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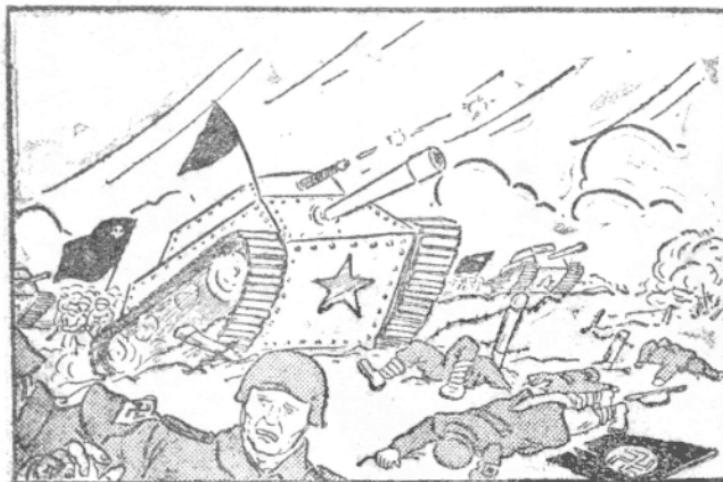
接到這個壞消息以後，卡齊莫好幾天不說話。這時候，他的那個部隊正在攻擊，激烈的戰爭好像減輕了他的痛苦，可是他的同伴們注意到卡齊莫完全變了，他從一個生氣勃勃的人，變得沉默寡言了，他痛恨敵人毀滅了他的幸福，他把一切都

放在作戰消滅敵人上，並且決定在戰爭結束之後，再也不回到他生長的地方去。

他在戰爭中的表現非常英勇，所以當他跟了部隊經過四個國家，一直打到德國易北河，打垮了法西斯德國，結束了戰爭的時候，他已經是坦克部隊的中尉，得到了六個勳章，和四條受傷的紀念帶。

他是一個好軍官，所以他的坦克營在戰爭的最後一天，解放了一個德國城市以後，他就做了城防副司令員。他工作得很認真，在司令部會議中，常被提出來作模範。

但是，戰爭結束了，人們的生活又漸漸恢復正常了，駐紮在外國的他，就想起



他在戰爭中的表現非常英勇

家鄉來了。白天，在工作忙的時候，他還會忘記一兩個鐘頭。可是到了晚上，他就沒有辦法逃避了，他的心好像飛到了祖國的土地上，想起了那巨大的煉鋼廠，他的滿身精力和技術，都使他想重回煉鋼廠工作。他想到在遙遠的烏拉爾，他的老朋友們正在煉鋼，他又回憶起，當他創造了高速度煉鋼的第一次全國紀錄時候的興奮情形。就是在夜裏做夢，他也夢到熔爐，夢到鋼水出槽的閃光，夢到爐子發出的沉重的隆隆吼聲。

最後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就打報告給總司令要求退役。因為祖國正也需要優秀的煉鋼手，總司令答應了他的請求。他一得到退役的消息，立刻就整理了行李，很快的回到了故鄉。

他到達了久別的故鄉時，正是傍晚，他沒有找到快樂，反而更覺得痛苦了。在工廠裏和他一起生長的人們，都在烏拉爾沒有回來，原來的煉鋼廠早就毀掉了，新建立起來的煉鋼廠，比原來的煉鋼廠大兩倍，在裏面工作的全是陌生人，他沒有找到一個熟悉的人。所以他感覺到：一隻飛得疲倦了的鳥，雖然是回到自己的巢裏來了，但是這個巢已經變了樣子，現在是別的鳥住在裏面了。

因此，在大風雪的夜裏，他徘徊在路上，碰到了克娜加的汽車，這以後的事情，我們都已經知道了。

四 新的煉鋼廠

當天晚上，克娜加聽卡齊莫講完了幾年來的遭遇以後，就替卡齊莫在屋角落裏的一只大箱子上鋪了被單給他做床，並且對他說：

「你恐怕路上已經很辛苦了，早點睡吧。時間已經不早了，明天早上六點鐘，我還要把一批貨送到火車站去，這是緊急任務，我一早就要起來的。」

但是，在第二天清晨克娜加醒來的時候，她發現卡齊莫一夜沒有睡，仍舊在原來的地方坐着，她替他鋪的床還沒有動過，卡齊莫抽了一夜的香烟，房間裏充滿了濃厚的烟味。

克娜加記起了她昨天晚上聽見的那些事，她心裏對於這個孤獨的無家可歸的人充滿了同情。

吉娜加去上班以後，卡齊莫也就決定到新的煉鋼廠裏去見廠長。

大風雪已經停了，卡齊莫走過他從前住過的地方，看到原來的房屋雖然已經燒

光了，但是許多工人正在那裏重造一排新房子，看到他們起勁地在雪地上搬運磚頭、碎石、鋼條和木料，卡齊莫心裏感覺到一陣愉快。

到了工廠，新廠長不認識他，但是因為卡齊莫過去是全國聞名的煉鋼英雄，所以廠長知道他的名字。

工廠因為擴大生產，很需要熟練的工作人員，廠長告訴他了廠裏的工作情形後，問清了他的履歷，覺得他做過副司令員可以有行政經驗，就提出了幾個責任重大的行政方面的職務讓他揀選。

但是卡齊莫很不高興地拒絕了，他說：「我到這裏來，不是來計較地位的。我是來做我原來的工作的，我仍舊要回到馬丁爐旁去做原來的煉鋼工作，假使你不用我，那也沒有關係，我可以到烏拉爾去，我的老夥伴們是會要我的。」

廠長笑起來了，說：「好吧，好吧，你要到熔爐間工作，我們怎麼會不歡迎呢？我們總是有工作給好的煉鋼手做的，不過你要曉得，你離開這個工作已經很久了，做起來不會容易的，並且技術方面，現在也有了很大的進展。在你離開的這幾年裏，我們一直進步得很快。」

卡齊莫說：「我知道！那麼先讓我到馬丁爐間去看看。」

半個鐘頭以後，卡齊莫在馬丁爐間裏面了。

馬丁爐間裏的每一件東西——爐子裏的熱流，苦辣而帶鹹味的空氣，在陰暗中跳躍的火焰底閃光，起重機鉛子的響聲，油爐口的嗤嗤聲——他從小就熟悉的這一切，都使他想起了過去那些快樂的日子。

他一直朝熔爐跑去，好像是去看望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，但是他立刻就發現了錯誤，像這裏的別的東西一樣，熔爐是新的、大的，並且裝備了各式各樣複雜的零件，許多東西都是卡齊莫從來沒有看見過的。

他看到一個穿得像工程師一樣的青年煉鋼手正在工作，這個煉鋼手戴着藍色火鏡，正在看那爐子，他常常看手錶，一舉一動，都非常精確，每次檢驗鋼樣的時候，他作記錄的方式，都像在作一種複雜的實驗，這一種工作方法，都是卡齊莫過去不知道的，看到了這些，卡齊莫不覺痛苦地想到，自己雖然曾經是煉鋼英雄，現在却落伍了，自己過去最拿手的工作方法，也是過時的了。於是，卡齊莫有點懊悔了，他想：「我還是趁早走吧！到別的地方去，到沒有人知道我的新工廠去，在那